

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

1926年7月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旨在建立統一政府。但在北伐之初，國民革命軍即表現出濃厚的地方色彩，除了第一軍由黨軍改編外，其餘各軍分屬湘（第二、六、八軍）、滇（第三軍）、粵（第四、五軍）、桂（第七軍）軍系統。¹其後在北伐進行中，許多地方實力派軍人紛紛加入國民革命軍的行列，仍保留其原有編制，也沒有更換重要將領，只是換一個新的番號而已。²美國學者薛立敦（James E. Sheridan）認為，以這種方式收編的部隊，並非真心獻身於國民革命事業，而僅僅是爲了保存自身的實力，他們雖然改變了身分，但仍是不折不扣舊軍閥的隊伍。是以，1928年12月東北易幟，中國雖然達成統一，但「殘餘的軍閥主義」（residual warlordism）依然存在，國民政府仍無法完全控制擁兵自重，割地自據的地方軍人。³地方軍事領袖在國民政府之下，依然保有自己的地盤，甚至被任命爲省政府主席，與中央形成「二重統治架構」。⁴

¹ 楊維真，《從合作到決裂：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 1927—1949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0），頁4。

² 陳進金，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2），頁2。

³ 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6), pp.14-16; James E. Sheridan, *China in Disintegration: The Republic Era in Chinese History, 1912-1949* (New York: The Free Press, 1975), pp.183-206. 學者齊錫生認為，1928至1949年間，軍閥主義仍是中國政治的主要特徵，但不能將國民政府統治下的軍閥，僅僅視爲是民初軍閥的延續。參見 His-sheng Chi, *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, 1916-1928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6), pp.237-239.

⁴ 家近亮子著，王士花譯，《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14。

位於中國西北⁵的青海，從清末至 1949 年 9 月 5 日，省府西寧為中共攻陷為止，⁶一直為馬姓回教家族（以下簡稱青馬）所控制。當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，青海歸順於國民政府之下，從馬麒擔任青海省主席開始，歷經馬麟（馬麒弟）、馬步芳（馬麒次子），青馬牢牢控制青海的軍政大權。青馬能夠維持其統治，與地理位置有很大的關係。青海距離首都南京遙遠，交通不便，且青馬在地方上的勢力基礎穩固，一時不易翦除，使得中央的控制力一直無法有效伸入。⁷從國民政府建立直至 1949 年政府遷臺為止，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始終無法進駐青海。⁸再者，青海的政治、經濟力量在全國所佔的比重極小，難以成為全國性的政治、經濟中心，並非中央所重視的核心地區。⁹最重要的一點，青馬與桂系、晉系、川系等地方實力派相比，並非中央首先對付的目標。¹⁰中央面臨內部地方實力派的重重挑戰，中共的興起，以及日本的進逼、侵略，使得中央對青海的控制力有限。因此，青馬與其他地方實力派相較，所受到來自中央的壓力較輕。¹¹

青馬在與中央的關係上，有其特殊之處。青海境內計有回族、藏族、

⁵ 對於西北的範圍，有所謂「大西北」、「小西北」，「外西北」、「內西北」，「遠西北」、「近西北」，「方位上的西北」、「歷史上的西北」，或「一百八十度的西北」、「九十度的西北」、「四十五度的西北」等說法，所包括的範圍有所差異，但青海皆包含其中。參見胡平生，〈近代西北史研究之回顧〉，收入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，《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（下）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，1992 年 6 月）：1611。

⁶ 中共人民解放軍佔領青海省府西寧後，即宣布青海「解放」，但青海全境則要到 1952 年 7 月才告完全佔領。參見陳秉淵，《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》（西寧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），頁 173；楊效平，《馬步芳家族的興衰》（西寧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三版），頁 233-234；文斐主編，《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 306。

⁷ 默利爾·亨斯博格（Merrill Rurh Hunsberger）著，崔永紅譯，《馬步芳在青海：1931-1949》（西寧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5-6。

⁸ 全國政協、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，《青海三馬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 201。

⁹ 高屹，《蔣介石與西北四馬》（北京：警官教育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 79。

¹⁰ 吳忠禮、劉欽斌主編，《西北五馬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 242。

¹¹ 默利爾·亨斯博格（Merrill Rurh Hunsberger）著，崔永紅譯，《馬步芳在青海：1931-1949》，頁 18-19。

漢族、蒙古族、撒拉人、土族等，¹²各民族林立，而青馬係回族出身。邊疆民族出身的主政者，在民國時期的地方實力派中，並不多見。¹³鑒於清朝西北地區回民事變的發生，中央在處理青馬問題時，就必須注意到漢、回糾紛與境內眾多民族，¹⁴中央考量青馬的政治、軍事力量之餘，還須注意到民族問題。1933年5月，馬仲英（馬步芳的堂弟）在新疆起事，陳立夫建議蔣介石命馬步芳追擊，¹⁵但蔣介石卻認為：「密令馬步芳追襲改路似應不妥，蓋種族關係，回、漢成見未除，恐變化當多，其內容或不如此簡單耳。」¹⁶1933年6月，蔣介石欲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，直接損及青馬的勢力範圍，汪兆銘恐「馬麟、馬步芳難保不生疑懼，促成回教民眾脫離獨立之趨勢」¹⁷向蔣介石勸諫。

除了民族問題外，青馬與中央的關係，還存在著合作與衝突。在青、藏戰爭中，青馬在中央提供軍需與經費的支援之下，擊退藏軍，博得固守邊疆的美名；當中央發布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時，青馬要求中央收回成命，並以省主席暨全體委員辭職為手段，¹⁸表達抗拒之意；甚至與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聯合，出兵抗擊孫殿英，不惜以武力捍衛自身利

¹² 田生蘭，〈開發西北與青海之蒙藏民族問題〉，《新青海》，1.3（南京，1933.01）：11；顧頤剛，《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報告書》，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，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28：甘青聞見記》（蘭州：甘肅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303；馬鶴天，《甘青藏邊區考察記》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西北文獻叢書》（二十）（蘭州：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，1990），頁 249。

¹³ 邊疆民族出身的地方實力派主政者，除了青馬外，僅有寧夏的馬鴻逵（回族），以及雲南的龍雲（彝族）。參見楊維真，《從合作到決裂：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 1927—1949》，頁 293。

¹⁴ 高屹，《蔣介石與西北四馬》，頁 9。

¹⁵ 「陳果夫呈蔣中正電」，1933年5月18日國史館藏，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〈特交檔/一般資料〉，檔號：080200-088。

¹⁶ 「蔣中正覆陳果夫電」，1933年5月22日國史館藏，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〈特交檔/一般資料〉，檔號：080200-088。

¹⁷ 「行政院長汪兆銘致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」，1933年6月15日國史館藏，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〈特交檔/一般資料〉，檔號：080200-097。

¹⁸ 「馬麟致汪精衛電」，1933年10月19日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，收入夏茂粹、王杰、胥兆梅編選，〈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〉，《民國檔案》，4（南京，1994.04）：38。

益。青馬爲鞏固勢力範圍，不惜以武力抵擋一切入侵。青馬曾在青海南部、甘肅河西予以共軍嚴重打擊，雖造成自身軍隊的重大傷亡，但抵擋共軍進入青海，亦阻止嫡系中央軍藉剿共之名，進駐青海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由於中央遷都重慶，與青海的距離縮短。馬步芳此時採取與中央合作的態度，奉命調派一騎兵師前往潼關一帶，保衛隴海鐵路的運輸安全，並運用騎兵的機動性，對日軍加以襲擊，造成日軍的傷亡。¹⁹

青馬與中央的關係，有民族問題，也有衝突與合作。本文不僅是單純地討論中央與青海的關係而已，而是將其放入歷史發展的大脈絡中，去探討當中央面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挑戰、追剿中共，以及日本的進逼時，如何處理與青海這樣一個邊疆省份的關係，並從大脈絡中探究中央的決策過程與考慮因素，導致衝突或妥協的結果。

本文在時間上，追溯至清末，討論青馬如何在回民事變中興起，並奠下地方勢力的基礎。青馬與國民政府的關係，則是從 1928 年開始討論。1928 年北伐完成，中國名義上雖稱統一，但各地實力派仍舊保有自身勢力，尤其青海地處西北，與南京相距甚遠，中央如何將控制力延伸至青海？青馬又是如何抵抗來自中央的壓力？抗戰爆發後，中國東南半壁爲日本所佔，政府遷都重慶，青海與中央的距離似乎不再遙遠，中央對青馬的控制是否有所增強？青馬如何維持其勢力？這都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。抗戰結束後，面對中共的大舉入侵，青馬亦捲入國共內戰當中。此時期牽涉甚廣，各地方實力派、中共與國民黨中央皆包含其中。王立本對國共戰爭時期的西北與中央有深入之研究，²⁰故本文不再贅述，將時間斷限於 1945 年。

¹⁹ 周瑞海等著，《中國回族抗日救亡史稿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343-345。

²⁰ 參見王立本，〈國共內戰在西北（1945-1949）—從陝西鏖兵到蘭州對決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6 年 6 月）。

第二節 研究回顧與資料

（一）研究回顧

在臺灣，對於青馬的專門研究僅有高文遠《青海建省的奠基者－馬麒》一書，²¹書中主要運用的史料為慕壽祺所編《甘寧青史略》²²與清代奏摺，敘述馬麒一生事蹟。再者，則是胡平生教授所著《民國時期的寧夏省》，²³本書是研究寧夏省的專門著作，當中有部分篇幅描寫青馬的源流與在孫殿英事件中的表現。最後則是〈國共內戰在西北（1945－1949）－從陝西鏖兵到蘭州對決〉，其為王立本之博士論文，書中運用臺灣與大陸兩地的檔案資料，對國共戰爭時期的西北局勢有深入的研究。臺灣對青馬的研究少，尤其是討論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著作，可說是空白。

大陸地區關於青馬政權的著作，相較之下，比臺灣豐富。較早的著作是1981年，陳秉淵主編之《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》。²⁴陳秉淵在青馬主政時期，歷任縣長、《青海日報》社長、青海省建設廳廳長等職，對青海政情內幕知之甚深，書中詳細記載馬家的統治方式、政治特色、教育與經濟情況、如何平定青海不同族群與地方勢力的反抗，以及馬家內部權力轉移過程，所用材料多為在大陸馬家舊部人士的回憶，與當年曾受迫害的反馬家各族人士。這本著作整理大量文史資料在其中，但不能算是有系統的史學論著，且其寫作目的在於「揭發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的罪行」，²⁵立場甚為偏頗。楊效平所著《馬步芳家族的興衰》²⁶

²¹ 高文遠，《青海建省的奠基者－馬麒》（臺北：青海省旅臺同鄉會，1990年）。

²² 慕壽祺，《甘寧青史略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2）。

²³ 胡平生，《民國時期的寧夏省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88）。

²⁴ 陳秉淵，《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》（西寧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）。

²⁵ 陳秉淵，《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》，前言。

²⁶ 楊效平，《馬步芳家族的興衰》（西寧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三版）。

記述了青馬從興起、發展至覆滅的過程。楊效平在資料的蒐集上，翻閱了大量地方文獻和舊報刊、雜誌，並走訪了許多熟悉馬家情況的各方面人士，²⁷對青馬人物有深刻描寫。1988年，大陸全國政協與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的《青海三馬》，²⁸運用了西寧市青海省檔案館內的官方典藏文獻，訪問了許多實際在馬家政權下服務的舊屬，對於馬家三代在當地的政、軍與經濟力量的成長有詳細的描述。

高屹的《蔣介石與西北四馬》²⁹運用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與青海省檔案館的檔案資料，討論青海以及寧夏政權與中央之間的互動與衝突，尤其是在1930至40年代，馬步芳、馬步青、馬鴻逵與馬鴻賓四人，如何在中央政府的軍政壓力下，保持其自身軍事上及政治上的獨立，是研究西北馬家政權與中央關係的第一本專門著作。但西北地區民族與宗教複雜，國內情勢亦多變化，中央對寧、青的統治策略，當有更多、更深的考量，僅僅以軍事、政治探究中央與地方關係，似嫌過於簡單；³⁰且關於中央決策的分析，仍參考文史資料，缺乏第一手檔案資料的運用。吳忠禮、劉欽斌主編的《西北五馬》³¹則運用大量的文史資料與回憶性文章，分析西北諸馬得以形成與存在的原因。西北諸馬利用民族與宗教的特性，擴充軍隊，凝聚力量，即使歷經清朝、國民軍與國民政府的統治，依然得以生存。許憲隆的《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》³²為討論西北諸馬統治與伊斯蘭信仰、傳統穆斯林社會的關聯性之研究。許憲隆認為，西北穆斯林社會在歷經清末至民初的動亂後，其傳統的租之阿訇（教長）系統難以保障地方安寧，青、寧諸馬的地方軍事力量便趁此權力真空時崛起，並主持甘、寧、青地區早期的現代化建設。劉進《中

²⁷ 楊效平，《馬步芳家族的興衰》，頁243-244。

²⁸ 全國政協、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，《青海三馬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3）。

²⁹ 高屹，《蔣介石與西北四馬》（北京：警官教育出版社，1993）。

³⁰ 劉進，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13。

³¹ 吳忠禮、劉欽斌主編，《西北五馬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。

³² 許憲隆，《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》（銀川：寧夏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。

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³³一書以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為討論主軸，分析中央在甘、寧、青地區確立統治地位的過程，以及地方主政者的因應方式，書中參考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、青海省檔案館以及甘肅省檔案的檔案與文獻資料，並查閱大量政府公報與報刊雜誌，材料相當豐富。劉進認為，以往的研究忽略中央在甘肅的統治情況，事實上，國民黨將經營西北的重點放在甘肅，以此為基地，控制寧、青。³⁴因此，本書討論地區雖涉及甘、寧、青三省，但以甘肅省的論述篇幅較多。此外，還有一些泛論甘、寧、青各省馬氏家族的興衰史，³⁵由於並無新史料運用，茲不再贅述。

綜觀大陸對青馬的研究，從《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》至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，對於青馬的評價已有所改變，從完全否定轉變為部分肯定其所推動的早期現代化成果，³⁶尤其是《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》一書的作者許憲隆，本身係回族出身，以回族研究者的觀點，對回族地方實力派重新評價，突破以往完全否定的意識形態。不過，大陸對於青馬的研究，仍以論述其家族的興衰與統治青海的情形居多，僅有《蔣介石與西北四馬》和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二書討論青馬與中央的關係，此二書都運用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與青海省檔案館的檔案資料，但仍感第一手檔案資料的缺乏，劉進在書中自謂：「本人在青海省圖書館和青海省檔案館發現，青海建省數十年，所遺留的當時檔案、報刊為數極少，至於關乎軍政大計的檔案資料更難尋覓。」³⁷臺灣國史館藏有《行政院會議檔案》、《國民政府檔案》、《閻錫山檔案》，以及新近開放的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在

³³ 劉進，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4）。

³⁴ 劉進，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，頁 8。

³⁵ 除了上述書之外，還可參見王玉貴，《西北馬家軍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；文斐主編，《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4）；谷風，《西北王：馬步芳和他的家族》（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89）；師綸，《西北馬家軍閥史略》（蘭州：甘肅文史編輯部，1989）。

³⁶ 許憲隆，《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》，頁 8、103。

³⁷ 劉進，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，頁 23。

此前輩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上，配合臺灣陸續開放的政府檔案，當能以第一手材料說明中央處理地方關係的著重點與決策過程。

在海外研究方面，關於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實力派研究，計有美國學者 Gillin 研究閻錫山、³⁸ Kapp 研究四川、³⁹以及 Sheridan 研究國民軍系的馮玉祥；⁴⁰加拿大學者 Lary 研究桂系；⁴¹澳洲學者 Hall 則是研究雲南。⁴²美國學者默利爾·亨斯博格（Merrill Rurh Hunsberger）在 1978 年所著博士論文《馬步芳在青海：1931—1949》（Ma Pu-fang in Chinghai Province, 1931-1949）一書，可說是研究青馬的拓荒之作。亨斯博格將馬步芳與廣西、山西、四川等地的地方實力派相比較，從比較中突出馬步芳的特點。⁴³撰寫期間，由於時空背景的限制，並無法運用大陸方面的資料，而當時臺灣相關政府檔案幾乎都未解密開放。爲了彌補資料的侷限，亨斯博格蒐集了美國與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（今改爲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，以下簡稱黨史館）所藏檔案、文書資料，並親自來臺訪問與馬步芳相關之軍政要人與馬氏家屬，利用口述史料彌補文獻史料的不足。⁴⁴該書以馬步芳主政下的青海爲闡述重心，對於青海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互動，著墨不多。⁴⁵近年來，相關政府檔案與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已開放，在此研究基礎上，配合大陸文史資

³⁸ Donald G. Gillin, *Warlord: Yen His-shan in Shansi Province, 1911-1949* (Princeton: N. J.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7) .

³⁹ Robert A. Kapp, *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: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, 1911-1938*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73) .

⁴⁰ 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6) .

⁴¹ Diana Lary, *Region and Nation: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, 1925-1937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4) .

⁴² J.C.S. Hall, *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: 1927-1937* (Canberra: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, 1976) .

⁴³ 默利爾·亨斯博格（Merrill Rurh Hunsberger）著，崔永紅譯，《馬步芳在青海：1931-1949》，譯者前言；劉進，《中心與邊緣—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》，頁 15。

⁴⁴ 王立本，〈八十年代以來青海史研究回顧：以 Merrill Ruth Hunsberger，《馬步芳在青海：1931-1949》一書爲中心的討論〉，《輔仁歷史學報》，16（臺北，2005.07）：327-328。

⁴⁵ 王立本，〈八十年代以來青海史研究回顧：以 Merrill Ruth Hunsberger，《馬步芳在青海：1931-1949》一書爲中心的討論〉，《輔仁歷史學報》，16：326-328。

料與臺灣新開放檔案的運用，將有助於提升青馬與中央關係研究的深度。

國民政府與青馬的關係，除了中央與地方政治、武力的衝突與合作外，還涉及到民族問題、國內外局勢等，有其特殊性。但臺灣對於青馬的研究相當少。至於中國大陸關於青馬的研究雖比臺灣豐富，但主要討論馬家勢力的興起與衰弱；至於青馬與中央的關係雖有專著討論，可惜相關的檔案缺乏，使研究受到侷限。本文利用臺灣史政機構近來開放的檔案，企圖對中央與青馬關係作一研究，希冀藉由新史料的運用，能對青馬研究有所補益。

（二）本文的主要資料

最近幾年，臺灣史政機構陸續開放檔案，使本題目研究達到成熟時機，前人未用或無法使用的材料，至今多可以加以運用，大有助於這一主題的研究。本文主要運用資料可分為三大類：第一類為檔案與青海省政府工作報告。檔案包括國史館所藏的《國民政府檔案》、《行政院會議檔案》、《閻錫山檔案》以及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。尤其是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內容龐大，資料豐富，是本文最主要的徵引史料。蔣介石長期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，其個人檔案所收錄的文件、檔案與各方往來文電，直接透露出政情發展中最核心的關鍵與其決策過程，相當珍貴，至今所有研究青馬的專門著作中，尚未有人運用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。省政府工作報告則透露出青馬主政當時，省政工作項目與執行情形。

第二類是回憶性資料，計有《內蒙古文史資料》、《賀蘭文史資料》、《甘肅文史資料選輯》、《濮陽文史資料》、《寧夏文史資料》、《青海文史資料選輯》等，此外還包括個人的回憶錄、當時考察團的考察報告。

第三類為期刊與時人遊記。1930年代，由於東北的淪陷，國人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西北地區，產生所謂「開發西北」風潮，許多研究西北社團、刊物因蘊而生，如《西北問題論叢》、《西北問題》、《西北問題

研究會會刊》、《新青海》、《開發西北》等，而時人也因這股風潮，往西北考察、旅遊，甚至將沿途所見所聞彙集出版，如《西北剪影》、⁴⁶《青海》、⁴⁷《中國的西北角》、⁴⁸《西北行》、⁴⁹《甘青藏邊區考察記》、⁵⁰《到青海去》、⁵¹《青海風土記》⁵²等書。此外，由中央通社徵集部所編一系列的剪報資料，亦為所運用史料。國民黨在青海的唯一一份機關報《青海民國日報》，原本由黨史館所藏，默利爾·亨斯博格於書中多所引用。黨史館將此份報紙暫存國史館，國史館則將此份報紙移至南投的臺灣文獻館保存，並不對外開放，無法一窺該報之內容，殊為可惜。

本文希望透過第一手的檔案與相關資料的比對研究，對青海地方勢力的發展，以及與中央的互動關係加以探討。

第三節 章節架構

在緒論中，說明研究動機，對以往的研究成果回顧，說明使用資料，尤其是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突顯出本文藉著新史料，對既有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、補益。最後說明本文各章節安排。

第一章：地方勢力的奠基。第一節：清末陝甘回民事變中崛起。馬海晏投入清同治年間的陝甘回變，這是青馬興起的開端。馬海晏原本在馬占鰲軍中，後隨馬占鰲歸順朝廷，取得官職，並編入董福祥的甘軍中。1900年，馬海晏隨董福祥至北京與八國聯軍作戰，在護送慈禧太后與

⁴⁶ 周開慶，《西北剪影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2）。

⁴⁷ 周振鶴，《青海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1）。

⁴⁸ 長江，《中國的西北角》（上海：大公報館，1937年三版）。

⁴⁹ 金惠，《西北行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）。

⁵⁰ 馬鶴天，《甘青藏邊區考察記》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西北文獻叢書》（二十）（蘭州：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，1990）。

⁵¹ 陸詒、顧執中，《到青海去》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西北文獻叢書》（十）（蘭州：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，1990）。

⁵² 楊希堯，《青海風土記》（臺北：東方文化供應社，1971）。

光緒皇帝逃離北京途中病故，由其子馬麒繼承職務。辛亥革命爆發時，地方勢力處於混亂之中，馬麒趁此機會，在 1912 年取得西寧總鎮兵一職，從此在青海奠下基礎。

第二節：國民軍的西進。國民軍馮玉祥在北伐期間，試圖將勢力拓展至西北甘肅地區。首先消滅了隴東地區的地方勢力，馬麒迫於國民軍的強大軍事力量，表示順服。北伐成功後，青海從甘肅獨立出來成爲一省，國民軍系的孫連仲爲省主席，馬麒爲省政府委員。馬麒雖歸順於國民軍，但軍事力量並未受到打擊。馬麒一手建立的私人軍隊爲國民軍收編，馬麒任師長，馬麟任副師長，馬步青（馬麒長子）、馬步芳任正副旅長。因此，當國民軍離開青海參加中原大戰之時，馬麒勢力迅速恢復，再度取得青海政權，並在中原大戰後期表態支持蔣介石，維持自身在青海的統治。

第三節：馬麒在青海的建制。馬麒擔任青海省主席之後，推行一系列建設，包括禁毒、推行教育等，並沿襲清代所留下的蒙古王公、藏族千戶與百戶等制度，藉以籠絡蒙、藏兩族。馬麒可說是馬家在青海的奠基者。

第二章：聯合中央—青藏戰爭。第一節：甘肅政變。這一節將從甘肅政變來說明青藏戰爭爆發前，中央與青海的關係。1931 年，國民政府命地方實力派馬鴻賓爲甘肅省政府主席，但國民軍留駐甘肅的陸軍第八師師長雷中田與中央視察員馬文車，聯手扣押馬鴻賓，馬麟調停無效，沒想到卻爲從四川北上的吳佩孚調解成功，馬鴻賓被釋放。吳佩孚趁調停之機，奔走活動，於同年 11 月 5 日發出新、川、青、甘、寧五省十九將領聯名通電，支持吳佩孚主持抗日軍事，其中包括青馬的馬麟、馬步芳與馬步青。雖然事後馬麟電告蔣介石否認聯名通電，但蔣介石對青馬已產生懷疑。在平定甘變後，中央改派邵力子爲甘肅省政府主席，朱紹良與谷正倫爲接任者。從原本的馬鴻賓到派中央大員接任甘肅省政府，表明中央試圖以甘肅爲中心，控制西北地區的各個地方勢力，證明中央對西北地方勢力仍有疑慮。

第二節：青海與西藏的關係（1912-1932）。在青藏戰爭前，青海與西藏曾爲地界發生多次糾紛，尤其是青海南部的玉樹地區，是西藏進入青海的門戶，位置相當重要。但當地的主要居民爲藏族，多與西藏相通，

始得玉樹地區的政情益形複雜。

青海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，青馬本身是回族，但回族在青海並非第一大族，在統治上除了籠絡之外，有時還必須武力鎮壓。在青海各民族當中，青馬對待藏族態度較為強硬，從馬麒開始，多次以武力鎮壓藏族各部落，造成藏族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。青海南部玉樹地區的藏族，也曾多次遭到武力的鎮壓，使得玉樹成爲民族關係較為緊張地區，青藏戰爭即由此地區的寺院糾紛所引起。

第三節：戰爭的爆發、停戰與影響。1932年西藏進攻西康，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率兵抵抗，雙方僵持在金沙江兩岸。青海南部玉樹地區有兩寺院，因搶收附近藏民的農作而產生糾紛，西藏以此爲藉口，命藏軍轉向北面的玉樹地區進攻，遂爆發青藏戰爭。西康軍與青海軍聯合作戰，藏軍節節敗退，達賴喇嘛向中央請求停戰，青、藏雙方在1933年簽定《青藏和約》。西康軍與青海軍隊雖都是地方軍，但都打著中央軍的名義，向中央要軍械、糧餉。青馬是這次戰爭最大贏家，不但獲得中央補助的軍械、糧餉，也鞏固在玉樹的統治，並在接下來的幾年當中，藉著藏軍仍不斷侵擾爲由，繼續向中央要求補助。

第三章：對抗中央—孫殿英事件。第一節：馬仲英與新疆動亂。本節藉由馬仲英與新疆的政局，討論孫殿英事件前，中央與青海的關係。馬仲英曾起兵反國民軍，國民軍以強大兵力取得上風，馬仲英率部在西北流竄。中原大戰後，國民軍失勢，馬仲英依舊竄擾不止，1930年更自命爲「甘寧青三省總司令」，隨後進入新疆，支援當地維吾爾族起兵推翻新疆省主席金樹仁，並與繼任的新疆省督辦盛世才繼續對抗。馬仲英所引發的動亂與回、漢衝突，將在孫殿英事件中發酵。

第二節：發布青海西區屯墾督辦。孫殿英爲馮玉祥部下，在張家口抗日失敗後，退入察哈爾省境內。中央不願其與馮玉祥相結，於1933年8月命孫殿英爲「青海西區屯墾督辦」。消息傳來，青海與寧夏群情反對，兩省省主席不惜辭職抗議，而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朱紹良也向中央請命，反對孫殿英西來。中央鑒於群情反對，命孫殿英暫駐綏遠西部的五原、臨河，停止西進。

第三節：孫殿英事件的落幕。1934年1月，孫殿英趁福建閩變爆發，率部西進寧夏地區，朱紹良以孫殿英抗命西進，率青、寧軍抗擊，

中央並於 2 月正式撤銷「青海西區屯墾督辦」名義。戰爭末期，孫殿英在青、寧、綏、晉與中央胡宗南師的圍攻下，宣布下野。

青馬爲了自身勢力不受外來威脅，不惜抗命中央，率軍反對孫殿英西進，最後不但保持勢力範圍的完整，並獲得中央的支援，擴編軍隊，無疑是最大贏家。而青馬在歷經青藏戰爭與孫殿英事件後，其軍事實力也讓中央不容小覷。

第四章：中央的滲透。第一節：青馬參加反共與抗日戰爭。1936 年，中央軍追擊中共至青海南部地區，青馬爲避免共軍與中央軍藉剿共之名進入青海，於是動員保甲，訓練民團，全力追擊中共，在青海南部與河西地區造成中共嚴重傷亡，青海軍隊自身也付出慘痛的代價，但也使得中央軍沒有藉口進入青海，並獲得蔣介石的贊許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中央遷都重慶，中央與青海的距離似乎不再遙遠。中央命青海派一騎兵旅協助作戰，此騎兵旅利用機動性，在對日作戰中頗有貢獻。中央與青海的距離縮短，青馬感受到來自中央的壓力。

第二節：青海王一馬步芳。馬步芳從馬麒主政時期開始，即統領軍隊，並一步步擴張。青海軍隊雖有國軍番號，但實際軍權掌握在馬步芳手中，軍事幹部也多由馬家親屬擔任，家族性質明顯。

青海政權方面，從馬麒、馬麟至馬步芳，省主席一職爲馬家擔任，政府要職也多任用私人，中央無權過問。馬麟任省政府主席時，與掌握軍權的馬步芳不和，演出叔侄相爭的劇碼。直到馬步芳擔任省主席，軍政復歸統一。

中央無法過問青海的軍、政兩權，便試圖透過黨務機構，對青馬有所牽制。1931 年，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正式成立，軍統、CC 系、政學系等，陸續派人進入青海活動，三民主義青年團也在青海設立支團部，但由於馬步芳對青海社會控制嚴密，黨務系統始終無法有效發揮，最後黨權仍爲馬步芳所掌握。中央在青海的滲透可以說失敗。

第三節：六大中心工作。馬步芳任青海省代理主席後，推行六大中心工作。這六大中心工作分別是：編組保甲、訓練壯丁、修築公路、積極造林、厲行禁煙與推廣識字。本節將討論施行內容與結果。

在結論部分，總結 1928 至 1945 年之間，青海與中央的關係，希冀藉由新史料的運用，能對青馬研究有所助益。